皇清經解

84-12
678
147

店 2° 147

門號 D 12 卷

皇清經解卷五百六十五

戴東原集

學海堂

休寧戴吉士震著

文選所錢邦有物

河間獻王傳經考

漢初六藝散而復集文帝時詩始萌芽獨有魯詩景帝時有齊詩韓詩而毛公爲詩故訓傳三十卷鄭康成六藝論云獻王號之曰毛詩漢書儒林傳贊武帝立五經博士書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僅臚四經者魯齊韓三家之詩已立文景間矣趙岐孟子題辭曰文帝欲廣文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此事史家闕略不載又曰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蓋言罷於武帝也宣帝稷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元帝立京氏易平帝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

而周官經劉歆末季知周公致太平之迹段玉裁案此迹字禮記正義作道　迹具於斯始有傳者凡羣經傳記之先後表見於漢大致可考如此今三家詩亾而毛詩獨孑晉儒論治春秋可無公羊穀梁不可無左氏當景帝武帝之閒六藝初出羣言未定獻王乃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識固卓卓景十三王傳稱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景帝時河閒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或曰河閒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陸引或曰者無明據也然本傳劉獻王所得書首周官漢經師未聞以教授馬融周官傳謂入於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是也其得自獻王無疑鄭康成六藝論云河閒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記百三十一篇斯卽本傳所劉禮禮記謂古文禮與記矣周禮六篇鄭亦繫之獻王又爲陸氏得一證大小戴傳儀禮又各傳禮記往往別有采獲出百三十一篇者殆居多司馬貞以今文孝經爲獻王所得顏芝本是書本傳不劉雖顏芝河閒人不必至獻王始得也獻王自著書藝文志有對上下三雍宮三篇又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作樂記成帝時王禹獻二十四卷記者是漢志題曰王禹記以別樂記二十三篇也史稱獻王學舉六藝王入朝獻雅樂及對詔策所問三十餘事悉不傳凡獻王所得書或亾或存其可知者如此

周易補注目錄後語

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如今王弼本之乾卦後加彖曰象曰者是也弼又分文言於乾坤後各加文言曰而自坤卦已後彖及象之論兩體者分屬卦詞後解爻詞者逐爻分屬其後於是漢時所謂十二篇莫能言其舊孔沖遠曰易經本分爲上下二篇彖象繫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竝同此說漢書藝文志曰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是十二篇三家所同也儒林傳曰費直治易長於卦筮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易不自立故訓章句其解說經即用十篇之言明其當時之口講指畫如此是十二篇費氏未

嘗改也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初不聞劉向班固言其篇題與諸家異後人誤讀儒林傳乃贋作費氏易省去彖象繫辭之目總以一傳字加於彖象之首紛紛咎費氏改經不察之論也武帝時博士之業易雖已十二篇然皆儒相傳說卦三篇與今文大誓同後出說卦分之爲序卦雜卦故三篇詞指不類孔子之言或經師所記孔門餘論或別有所傳述博士集而讀之遂一歸孔子謂之十翼矣

尚書今文古文考

尚書二十八篇濟南伏生所傳後附益大誓一篇用當時隸書寫之故稱今文尚書而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得者多十

六篇許叔重說文解字敘記六體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
蓋如商周鼎彝之書故稱古文尚書以入於秘府末劉學官故
謂之中古文伏生書無大誓而史記乃云伏生求其書亡數十
篇獨得二十九篇殆因是時已於伏生所傳內益以大誓其爲
博士之業不復別識言百劉向別錄曰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
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移書大常
博士曰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初出屋
壁朽折敝絕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鄭康成書論曰民間得
大誓劉鄭所記可援以補史家之畧衛宏定古文尚書敘云段玉裁案當作詔宣古文官書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
人語多與頴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
此不察之說也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和伯實船事伏生受書由
是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史記及漢書皆曰秦時燔書伏生
壁藏之漢興卽以教於齊魯之閒其非得之口誦無文字傳言
事甚顯白大誓外有百篇之序史記竝見采錄前此大常掌庋
孔藏與安國書曰藏閒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
有百篇邪案孔叢子僞書不足據是大誓併序爲伏生書所無明甚百篇
舊矣湯誓在臣扈後咸有一德在湯誥後周官在立政前蔡仲
之命費誓在呂刑前孔沖遠曰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是也
古文尚書之出於漢代者儒林傳稱逸書得十餘篇劉歆言逸
書十六篇藏於秘府伏而未發藝文志言以考二十九篇得多
十六篇荀悅漢紀言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

獻之馬融書序言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其篇名則鄭注書序逸
篇之目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棄稷（案正義曰馬鄭王所據書序名爲棄稷五子
之歌胤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伊陟（案舊作肆命今從宋板書正義原命
武成旅獒冏命以此十六卷合今文所有之二十九卷百篇之
序一卷是爲孔氏古文經四十六卷九共析爲九則逸
書凡二十四而今文所有者析爲三十四盤庚大誓各分而三
顧命分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也不數百篇之序故劉向別
錄云五十八篇孔氏壁中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
八篇孔文志雖數百篇之序增多一卷而四十六卷者一卷篇
亾鄭康成所謂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亾篇故志屋稱
五十七篇古文非博士所治是以謂之逸書劉向劉歆班固賈

逵校理秘書咸得見之民閒則有膠東庸生之遺學建初延光
永和中嘗詔選高才生能通者以扶微學廣異義而後漢之儒
如尹敏周防孔僖杜林衛賈馬鄭傳是學不一人然賈馬鄭雖
雅好古文其作訓注亦但解其今文所立於學官者豈逸篇幾
脫失次不可讀歟逸書既亾東晉元帝時梅賾乃奏上古文尚
書孔安國傳於二十八篇析爲三十一之外復析堯典皐陶謨
爲舜典益稷增多十九篇析爲二十五以傳合五十八篇之數
散百篇之序引冠篇首而分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亾篇之
序剡次其閒爲四十六卷以傅合孔文志所錄卷數蓋莫由知
聚斂羣書而爲之者實始何人賾自言受之臧曹曹受之梁柳
柳受之蘇愉愉受之鄭沖而其說往往與王肅不異是又今之

古文尚書而非漢時秘府所藏經師所涉之十六篇矣

書顧命後

馬鄭王本分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東晉晚出之古文分王出在應門之內已下爲康王之誥皆非也案馬鄭王所傳眞古文不得幷非之此篇自狄設黼扆綴衣至末踰季卽位事也必日前陳設故不書日踰季卽位禮之大常不必書日而知也大保降收則受冊命畢而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乃記卽位之儀顧命之篇其大端有三羣臣受顧命一也踰季卽位康王先受冊命二也適治朝踐天子之位三也說者不察受冊命及出至路門外應門內之治朝屬踰季遂疑西方東方諸侯爲來問王疾者則新喪內天崩地坼之痛而從容與荅必無是情又不必論其他事之禮與非禮矣

書鄭風後

鄭剏於王之後者顧炎武曰自邶至曹皆周初之次序先邶鄘衛殷之故都也次之以王周東都也何以知其周初之次序邶鄘也晉而謂之唐也皆西周之舊也惟鄭乃宣王所封中興之後始立其名於大師而剏於諸國之先者鄭亦王畿之內也故次於王也桓公之時其詩不存故首緇衣如顧氏說鄭之名剏在大師者西鄭也國語鄭桓公有滅虢鄶等十邑之謀武公卒取之遂居濟洛河潁之閒以始受封之鄭名之是謂新鄭又曰東鄭今所繫詩東鄭之詩也鄭之名不改故大師所剏亦不改也樂記魏文侯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

不知倦子夏謂其所好者溺音許叔重五經異義以鄭詩解論語鄭聲淫而康成駁之曰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其注樂記桑閒濮上之音引紂作靡靡之樂爲證不引桑中之篇明桑閒濮上其音之由來已久凡所謂聲所謂音非言其詩也如靡靡之樂濮濫之音其始作也實自鄭衞桑閒濮上耳然則鄭衞之音非鄭詩衞詩桑閒濮上之音非桑中詩其義甚明後儒謂變風有里巷狹邪之作存之可以識其國亂無政左氏春秋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所賦詩固後儒所目爲淫奔之詞者豈亦播其國亂無政乎若曰賦詩斷章則亦有當辨五常之際本自相通或朋友兄弟夫婦之詩用之於君臣或男女之詩用之於好賢然不可以邪僻之言加之君子鄘褒之事誦之朝廷接之賓客據是斷之毛詩言變風止乎禮義信矣

書小雅後

鹿鳴已下二十二篇漢經師以爲正雅亾其詞者六故鄭康成詩譜云小雅十六篇爲正經采薇出車杕杜漢世有謂爲懿王時詩者據詩中曰天子曰王命毛鄭解爲殷王從泥正雅作於周初耳苟其詩得乎義之正而爲治世之正事何必非正雅乎文王未嘗自稱王成康以後昭穆其懿考夷厲宣八王而宣王命吉甫北征曰玁狁孔熾則前此二百餘季閒固不必無玁狁崛強之事矣宣王之臣皇父謂南仲爲太祖豈必遠求南仲於文王時與文王之臣亦未聞有南仲者南陔已下則又周初雅

樂未可泥今之篇什弟次定倫詩時世也

周禮大史正歲季解一

周之歷法掌於馮相氏占變掌於保章氏而大史所掌者歷日天時之書凡推步望氛不屬焉然又曰正歲季以序事據推步言之乎非也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季夏數得天故殷周雖改正朔仍兼用夏正周用夏不用殷故舉歲季不及祀歲也者夏時也以建寅爲孟春季也者周以建子爲正月也夏之歲周之季不同而兼用不可弗正之以序別其行事如祭祀田獵逆暑迎寒之屬夏時繫仲春者周爲四月繫仲秋者周爲十月是也鄭康成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季中數云者日躔發斂一周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十二分之自前中氣入後中氣三十日而有盈分朔數云者月與日會以成一月凡十二月三百五十四五日有閏月三百八十四日日月同行謂之合朔自前朔距後朔三十日而有虛分中朔之法馮相氏職之矣康成據以別歲季之名稽諸古籍未有明證剏夏時首建寅中數起冬至建子是又二說之不可相通也然則偏據爾雅得非孤證歟曰周禮有之其爲夏時之正月元日謂之正歲正歲者猶曰歲之正始也凌人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明夏時之十有二月也以周禮解周禮一書之中無事於叠端立異矣

周禮大史正歲季解二

周禮之書曰歲終曰正歲曰春秋冬夏皆夏時也夏數得天以夏時經紀庶事斯順而易明然周之頒朔必以周正故用夏謂

之歲用周謂之秊大史按其從夏時所行之事合以周之歷日此之謂正歲秊以序事也後儒或謂正月之吉亦夏時其說曰凌人掌冰政杜子春改政爲正屬下句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十二月爲夏之十二月則正月亦爲夏之正月舍此無證也余以謂周禮重別歲季之名直曰正月之吉則知爲周正月也不直曰十有二月而曰歲十有二月加歲以明夏以別周則知爲夏時也此周禮之義例也他書不必然如正月之吉亦夏時是無別於正歲而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又曰正歲令于教官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正歲令羣吏宣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正歲則讀教灋如初異正月正歲之名而事不異其爲二時審矣凡言正月之吉必在歲終正歲之前未嘗一錯舉於後其時之相承正月爲建子之月歲終爲建丑之月正歲爲建寅之月也周之以建子爲正月一王正朔之大不可沒焉者也使有夏無周周焉用改正朔哉周禮所志於官事無不備會謂一王正朔之大可以空其事沒其文而使後人之讀是書疑若周未嘗改正朔也者則周正爲大不美而不可存也豈周之書哉今其書先之以正月之吉布政之始也故曰始和謂始協調之繼之以正歲於是而後得徧奉以行也六官之長有止言正月之吉不言正歲者上之所愼在宣布之始也六官之屬有止言正歲不言正月之吉者待上之宣布乃齊同奉行也上之布之必不能一日而徧王畿

千里之廣下之奉行又同用是日惡能相及乎哉是故因時制其宜以建子之月宣布自上一王正朔之大既非闕然無事以建寅之月百職咸舉夏數得天復順其序而不違孔子論爲邦用夏時而作春秋必奉周周禮用正歲以合天而必先正月之吉以著正朔其義一而已矣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一

鄭康成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隋書經籍志曰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今是書傳本卷數與隋志合而亾者四十六篇隋志言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始因所亾篇數傳合爲是言歟其存者哀公問及投壺小戴記亦剟此二篇則不在刪之數矣他如曾子大孝篇見於祭義諸侯釐廟篇見於禘記朝事篇自聘禮至諸侯務焉見於聘義本命篇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義以制節見於喪服四制凡大小戴兩見者文字多異隋志已前未有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者則隋志不足據也所亾篇目不存或兩見實多自然因隋志而知隋唐閒所存已厪三十九篇史纘祖謂大戴記禘取家語之書其說不然家語王肅所私定竊取其書爲之史氏誤連讀公冠篇孝昭冠辭爲成王冠辭而云祝辭內有先帝及陛下字周初豈有此家語止稱王當以爲正此史氏不審章句謬加議評也王肅襲取爲冠頌已章句不辨家語襲大戴非大戴取家語就此一條亦其明證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二

右太傅禮見存三十有九篇不題佺注人姓名朱子引明堂之說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注曰淈龜文以注爲康成佺也惟王伯厚指爲盧景宣辯之注是書自漢迄今注獨此一家而脫誤特多余嘗訪求各本得舊本五參互校正今春正月盧編修召弓以其校本示余又得改正數事盧編修所失者則余五本中或得之若疑文闕句無從考得姑俟異日鄭康成注學記引武王踐阼孔沖遠以師尚父亦端冕及西折而南皆爲鄭所加又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强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今各本不與沖遠所見同始俗儒未省照徑據鄭孔稱引竄改也公冠篇太子傅爲各本譌佺天子吳幼清儀禮逸經亦然幸盧注可考其公冠之譌爲公符王伯厚困學紀聞已莫是正許叔重五經異義論明堂稱戴記禮說盛德記語注今明堂篇中魏書李謐傳隋書牛弘傳俱稱盛德篇或稱泰山盛德記蓋隋唐已前故書無所謂明堂篇者今目錄兩七十四晁公武亦云然陳振孫云兩七十三此盛德第六十六後篇題十二熊朋來吳幼清皆云兩七十三此盛德第六十六後篇題竄改之證朱子稱引明堂不稱盛德自唐宋間已分合竄易非復前人之舊舉若斯矣書十有三卷凡五卷無注卷之四卷之五立事至天圓十篇篇題竝冠以曾子卽漢藝文志之曾子書尚存於是卷之九千棄四代虞戴德誥志卷之十一小辨用兵少閒王伯厚以爲卽漢志孔子三朝記七篇中隔以卷之十篇秩淆亂也注中徵引漢魏晉之儒有康成譙周孫炎宋均王肅

范甯郭象及楊孚異物志然則爲景宣注甚明

春秋改元卽位考十

卽位之禮先朝廟明繼祖也出適治朝正君臣也事畢反喪服喪未終也踰季而後改元卽位春秋於內稱公於外書爵未踰季於內稱子於外書某子世變相尋未踰季既葬卒哭而卽位焉踰季乃改元諸侯之失禮也因其旣嗣爵則書爵彼未嗣爵者而我以爵書可乎立子以正君蒙爲喪主春秋卽正其爲君義素定也世子雖在喪未改元卽位不可謂君臣之分未定也以篡返國者絕之不以國氏以有正也公子爭國分非君臣不絕之無正也則以國氏立子不以正未卽位不正其爲君義不素定也雖有先君之令私也

卽君位於朝然後成之爲君繼正卽君位春秋書春王正月公卽位不於正月闕無事則不書正月非朔則書日定公繼正之變文書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書卽位以表微隱公繼故卽君位經國之體不可以已也踐其位者宜有深痛之情春秋書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書卽位以見其情莊公閔公繼故之變文則書卽位繼故而書卽位以不書卽位者比事類情是爲忍於先君也

春秋改元卽位考中

先君雖未葬旣踰季則書爵桓十三季書衛侯成三季書宋公衛侯是也書爵與國內稱公同文公成公皆先君未葬春秋書曰公卽位踰季也旣葬踰季雖旣葬猶曰子文十八季書子卒踰季也未葬未踰季不必論矣是故諸侯卽位以

踰季爲斷不斷於葬未葬有既葬未踰季而書齊者乎宣十季
書齊侯（秋季孫行父如齊）成四季書鄭伯既卽位嗣爵矣春秋
晴新君初卽位不得而書子也其變禮也不知所始變禮者不恤人言必有
所託如傳言晉于（是始墨之類）春秋獨齊鄭各一見之爲左氏學者不察此
之失禮而議夫未葬踰季書爵者是文公成公書公卽位胥可
議也文十四季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先君未葬未卽位而書
君義素定者也書君不與書爵同不可以爵書者可以正其君
臣之分也僖九季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義不素定而未卽
君位也十季晉里克弑其君卓哀六季齊陳乞弑其君荼踰季
卽君位而後得爲君此義明而嗣立之際嚴桓十五季鄭世子
忽復歸于鄭昭二十二季王子猛卒忽在外五季未卽位而出

奔歸不得書爵天下間鄭世子忽不聞鄭伯忽也書世子亦以
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卽位稱王而於前曰王猛何也不可曰
周故曰王言周是天下外周也言王是天下一於王也猶東都
之詩謂之王風不可謂之周諸侯目王畿之詞非天王之號（天王
及諸侯國內稱公皆下謂上之尊稱謂之號公侯伯子男
五等謂之爵君則上下之定分先儒國內僭稱公之說非）春秋
凡書王詞從同（猶列國之書其國先以號乃曰天王猶列國
人與列國書人同爲微者王猛與鄭忽同爲以國氏苟既正其
號曰王後不得又曰王子矣桓十季突歸于鄭不以國氏篡詞
也既不以國氏故不曰入曰歸何也明其鄭之公子也莊九季
齊小白入于齊以國氏者其爭國爲奪哀六季齊陽生入于齊
君廢正立不正返而爭國亦使之同於奪子糾小白皆齊侯之

弟不以立子之法論者也是以突不書鄭而小白則繫之齊

春秋改元即位考下

隱何以不書即位終隱之身自以爲攝不忘先君之命故春秋表徵而不書莊閔僖何以不書即位穀梁氏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杜氏曰雖不即君位而亦改元朝廟與民更始余以謂非也君臣之位不可不正正君臣之位不可不有始即位者正君位之始云爾夫位命之天子承之始封之君非先君一人之位雖先君不有其終新君不可不有其始不即君位於改元之初及其視朝將不正朝位乎苟視朝然後即君位豈得無淒痛不忍之情然則改元之初而即君位於淒痛不忍之情何傷彼所謂不即君位者迨至視朝終不得避君位也則初視朝乃其即君位之始何進退失據乎不廢改元朝廟與民更始而廢正百官非義也用是言之春秋十二公皆即行位之禮魯史記皆書即位也益繼弒君大變也典禮所無繼弒君不書即位史法所無君子修之以爲深痛之情異於繼正是以不書不書而仍不沒其即君位之事於春王正月之文見之桓宣書即位何也穀梁氏曰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余以桓之事考之左氏言討爲氏有从者是欲掩隱之見弒而不可方詐爲自掩之計治斯獄矣使繼故不忍即君位處大變者無敢或異一行其禮則爲忍於先君何所快於行即位之禮而顯示國人以與聞乎弒哉桓將不行即位之禮必矣春秋始乎隱其事之值於變者三焉諸侯無再娶之文惠公失禮再娶於

是桓爲大子然又非隱所得而追議於先君也上卿爲攝主禮也見曾子問居上卿之位攝行君之政生不稱公死不稱薨隱嗣爵改元非攝主比也繼世之君盡臣諸父兄弟隱既立而猶奉桓爲太子異於君臣之體者也魯之禍惠公啟之也明乎嗣立卽位之義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其盡矣乎

明堂考

明堂法天之宮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中央大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其東堂曰青陽大廟南堂曰明堂大廟西堂曰總章大廟北堂曰玄堂大廟四隅之室夾室也釋名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也四室而八堂東北隅之室玄堂之右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玄堂右个東堂曰青陽左个東南隅之室青陽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其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室明堂之右夾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西堂曰總章左个西北隅之室總章之右夾玄堂之左夾也其西堂曰總章右个北堂曰玄堂左个凡夾室前堂或謂之箱或謂之个左傳昭公四年使賓饋于个而退杜注云个東西箱是箱得通稱曰个也兩旁之名也劒閣之兩旁謂之兩相侯之左右謂之左个右个亦此義古者宮室恆制前堂後室有夾堂東曰東夾室前曰東堂亦曰東箱西夾前曰西堂西曰西夾室有个東夾西堂亦曰西箱左傳所謂个前曰有房室東曰東房亦曰左房西曰西房亦曰右房惟南嚮一面明堂四面闔逕亦前堂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房者行禮之際別男女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故無房宜也王者而後有明堂其制蓋起於古遠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三代相因異名同實與明堂在國之陽漳于登說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

已之地韓詩說明堂祀五帝聽朔會同諸侯大政在焉夏曰世室也夏曰世室舉中以該南方七里之郊祀五帝聽朔會同諸侯大政在焉夏曰世室世世弗壞案世室猶太室也四方猶周曰明堂舉南以該三面也或以意命之也殷曰重屋阿閣四注或以其制命之也周人取天時方位以命之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而通曰明堂舉南以該其三也四正之堂曰大廟四正之室其一大室故曰大廟大室明大室處四正之堂中央爾世之言明堂者有室無堂不分个夾失其傳久矣

三朝三門考

宗廟作宮於路寢之東社稷設壇壝於路寢之西劉昭別錄云社稷宗廟在路寢之西又云左明堂辟廱右宗廟社稷按宗廟社稷屬路寢言得之以爲俱在西不知何所據凡朝君臣咸立於庭古字庭本作廷所謂一朝朝有門而不屋故雨霑衣失容廷說文云廷朝中也則輟朝天子諸侯皆三朝則天子諸侯皆三門歟禮說曰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諸侯三門皐應路失其傳也天子之宮有皐門有應門有路門路門一曰虎門一曰畢門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內此亦據魯之事記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故推魯事合於天子所稱多傳會失實諸侯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聞諸侯皐門應門也皐門天子之外門庫門諸侯之外門應門天子之中門雉門諸侯之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天子三門其數同君國之事倅體合也朝與門無虛設也君臣日見之朝謂之內朝案人及玉藻之內朝是也或謂之治朝或謂之正朝在路門外庭司士正位記或謂之外朝與路寢庭之朝連文爲外內也文王世子曰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注云內朝路寢之門外庭斷獄蔽訟及

詢非常之朝謂之外朝在中門外庭小司寇掌其政以贊以射及國宗人嘉事之朝謂之燕朝在路寢庭大僕正其位若射則射人掌其位聘禮曰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周官司儀曰出及中門之外廟在中門內明矣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蜡之饗亦祭宗廟廟在雉門內故出而至觀也春秋桓官僖官災火自司鐸踰公宮至桓僖二廟廟邇公宮也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立當遠火也春秋穀梁氏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廟門謂之祭門觀謂之闕亦謂之象魏諸侯設於雉門是以雉門謂之闕門天子益設於應門闕門在外祭門在內不出闕門者得出祭門者也春秋左氏傳曰閼于兩社爲公室輔以朝廷執政所在爲言宜繫君臣日見之朝社在中門內明矣其他書傳可證宗廟社稷在中門內路門外之左右者甚衆略舉五事明之

匠人溝洫之法考

一夫百畝田首有遂夫三爲屋遂端則溝屋三爲井溝在井閒也井十爲通溝端則洫通十爲成洫在成閒也十成爲終洫端則澮十終爲同同薄於川澮在同閒也南畝而耕眴縱遂橫縱洫橫洫縱澮橫澮縱川橫東畝而耕眴橫遂縱溝橫洫縱澮橫川縱絕大爲之澮非人爲之川詩曰南東其畝因川制田歟賈疏云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澮自然川橫但據南畝者言之成方十里洫十有一計其田畛竟百里者二十里者二十田畛過於洫者凡三萬六千丈同方百里澮十有一計其田畛竟百里者二十九夫其治千丈同方百里澮十有一計其田畛竟百里者二十

田畔邊於澮者凡三十六萬丈從鄭君說三千六百井治澮益九夫其治百丈澮深於洫近倍大於洫三倍有半洫廣八尺深八尺廣深相棄六十四尺澮廣丈六尺深丈四尺廣深相棄一百二十四尺以約分之洫命之洫二澮七也水強侵敗隤高就下治之難易澮十倍洫先王不使出賦稅之民治洫澮者當其賦稅故農政水利之大皆君任之非責之民民治洫澮者當其賦稅及其失也竭民之力畢以供上於是洫澮不治井田所繇廢也中原膏土雨爲沮洳水無所泄暘爲枯塵水無所留地不生毛賦減民窮上下交病矣

樂器考

庭中樂縣之位以磬爲首四面縣謂之宮縣東西二面各以次南陳磬十六枚一虡其南鐘十六枚一虡其南鏞爲一虡鏞如鐘而大奏樂以鼓鏞爲節其南鼓東方者在阼階之東西方者在西階之西南北二面各直阼階之西以次西陳磬其西鐘其西鏞鼓又在鏞西直西階之東諸侯亦南一面謂之軒縣亦曰曲縣卿大夫亦南北二面謂之判縣有鐘磬無鏞士縣於階閒或於東方謂之特縣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凡縣鐘磬虡有二八謂之堵鐘磬各一堵謂之肆東方曰笙磬笙鐘西方曰頌磬頌鐘鼓在頌磬之西賓至擩之以奏樂儀禮有朔鼙應鼙鼙者小鼓與大鼓爲節鼗鼓薛鼓之圜圜者擊鼙方者擊鼓後世不別設鼙以擊鼓側當之作堂下之樂先擊朔鼙應鼙應之朔者始也所以引樂故又謂之棥毛詩周頌作田棥之言引也朔鼙在西置鼓北應

鼗在東置鼓南東方諸縣西鄉西方諸縣東鄉故也凡樂器歙者近堂擊者遠堂竽笙塤籥簫篪以下堂歙者執之以歙位當在階前周禮笙師掌教春牘應雅牘應雅三器祴樂用之賓醉而出奏祴夏以此三器築地爲之行節鄭康成曰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虞夏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明堂位記曰拊搏玉磬揩擊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戛擊揩擊字異音義同揩謂敔擊謂柷鳴球玉磬同謂石磬古人於石之美者多以玉名商頌特言依我磬聲猶夔之專言予擊石拊石說者謂別有玉磬而在堂上非也惟琴瑟聲輕宜從歌聲在堂上餘皆堂下之器搏拊拊搏倒文周禮謂之拊大師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鼗小師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應鼓應鼗也拊形如小鼓以韋爲之充之以糠擊拊瞽乃歌故曰令奏擊拊奏謂歌詩也鼓鼗管乃作故曰令奏鼓鼗奏謂歙管也拊與柷敔皆宜在庭不得於堂上有之歌者在上貴人聲也下特言管乃及衆樂貴人氣也堂上堂下樂大致可知者如此

記冕服

虞夏書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鄭氏曰宗彝謂虎蜼也宗廟之中鬱尊虞夏以上葢虎彝蜼彝而已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此繡與繢各六衣用繢裳用繡考工記曰畫繢之事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

次也鄭氏以爲繢之次記又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
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鄭氏以爲繡之次周官經祀昊
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
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
祀則玄冕鄭氏曰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
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九
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次
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則衮之衣五章裳四
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
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五也希衣一章裳二章凡
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

裳服章之次經無明文鄭君合校尚書周官左氏春秋而爲是
說余以謂周之祭服宗廟所用九文而止耳至於郊祀何必廢
古之十二章不用也玉藻記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
龍卷以祭郊特牲記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
旒則天數也禮文雖闕天子郊祀衮冕見於此矣衣之舉衮猶
裳之舉黼黻皆以其文特顯而龍章爲至煥則加日月於上無
嫌以衮目之大衮不言衮互文錯見也玉藻其餘冕服不言衮互文錯見也玉藻
正義劉氏曰六冕之衮皆黑羔裘也余以謂祭服自天子至於
士同羔裘與衮之褖衣以玄舊說曰大衮之冕益無旒司衮疏
引鄭志大衮之上有玄衣與衮同色而以爲其服無章失其傳
也記稱大衮不褖其有褖衣而加衮明矣是故冕服十有二章

繅十有二旒是爲大裘之冕冕服九章繅九旒謂之袞冕服五章繅五旒謂之毳冕服三章繅七旒謂之鷩冕冕服一章在裳謂之玄冕無旒周官經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經遞言相如明冕服之章冕繅之旒不異也凡諸侯受爵命於王王賜之服因得以如其命數自爲之所謂裨冕其以事受襃賜則有襃衣不過袞冕覲禮侯氏裨冕又天子袞冕負斧依玉藻記曰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鄭氏孫氏皆讀端爲冕鄭氏曰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己案此所引出周官經司服注非玉藻注孫叔然曰玄冕祭服

之下也其祭先君亦裨冕矣余以謂王之大祭服大裘袞冕中祭服鷩冕毳冕小祭服希冕玄冕皆先公亦大祭而鷩冕何也士虞禮記曰尸服卒者之上服天子廟皆尸服有袞冕鷩冕之殊則天子不敢一服袞冕諸侯君其國宜得伸上服然尸服有弁冕之殊者亦不敢一服裨冕可知也冕爵弁之衣皆玄抑當云玄衣以祭乎凡朝祭之服上衣下裳幅正裁故冕服曰端冕朝服曰委端裳前三幅後四幅褒辟積無數所謂帷裳者也前後不合有衽以掩之交裁如斧斨而後垂

記皮弁服

天子日視朝皮弁服諸侯以爲視朝之服凡諸侯相朝聘亦如之記曰三王共皮弁素積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舊說

曰其衣十五升布此據諸侯朝服以爲言始非也玉藻記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士不衣狐白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論語曰素衣麑裘鄭氏皆以皮弁服爲之上衣記不云乎以帛裏布非禮也然則皮弁服之衣以素明矣異於重素者其領緣采也郊特牲記曰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天子諸侯前祭親聽誓命及待白祭事其裘益黼裘故曰惟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鄭氏謂黼裘以羔與狐白襍爲黼文天子之黼裘皮弁服諸侯朝服歟

記齊弁服

周之制大夫以上冠士齊弁皆絲衣所謂純服士冠禮齊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韎韐緇韠韠也冕服赤韠士昏禮主人齊弁纁裳緇衣緇裳裨士弁而親迎然則大夫以上親迎裨冕歟或曰祦亦韠之異名也論語加朋服祦紳是也益不可一同祭服之韠故以相別異耳檀弓記曰天子之哭諸侯也齊弁紕衣言雖非臨其喪必爲之變也聘禮君使卿韋弁鄭氏曰其服益韎布以爲衣而素裳周官經凡兵事韋弁服鄭氏曰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如鄭君說色取於韎無明文益傳合春秋傳言之詩稱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左氏春秋韎韋之不注（案詩六月正義引禮問志云韎韋之不注不讀如幅今成十六季傳作跗注）即韎韐矣齊弁服禮又謂之玄服

記朝服

諸侯日視朝緇衣十五升布而積素裳是謂朝服大夫以爲祭服其冠委貌所謂冠弁也王服以田獵養老亦如之士冠禮主

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特牲饋食禮其祭也賓及兄弟皆朝服
玄冠緇帶緇韠經於士之朝服言玄冠士以冠異於大夫以上
弁也玉藻記云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鄭氏以羔裘爲卿大夫
之朝服惟豹袪與君異毛詩曰古者素絲以英裘言織之爲紃
施諸縫中者也

記玄端

玄端玄冠士以爲祭服特牲饋食禮主人冠端玄是也士冠禮
曰服玄冠玄端齊韠奠摯見于君又曰玄端玄裳黃裳褐裳可
也玉藻記曰韠君朱大夫素士齊韋鄭氏以爲玄端之韠因而
推次其裳色則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天子諸侯冕服
赤烏素積白烏玄端黑烏凡冕服皆烏大夫士齊弁纁屨素積

白屨玄端黑屨素積者皮弁服朝服同也大夫士聽私朝玄端
世子之記曰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於此見玄端玄
冠諸侯以下齊服也玄端之裘蓋羔裘豹袪羔裘狐青裘麑裘士入廟宜
羔裘天子諸侯玄端以居狐青裘歟故玉藻記曰君子狐青裘
豹褒玄綃衣以裼之麑裘青豻褒絞衣以裼之絞衣則非用之
皮弁服者大蜡皮弁素服或絞衣麑裘乎喪用鹿裘無袪檀弓
記曰練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謂練而爲裘視初喪橫廣之
又長之有袪飾又可加以裼衣鄭氏以爲鹿裘之裼衣亦以絞
絞蒼黃色也綃者綺屬則天子諸侯玄端以綃可知也士玄端
若深衣狐黃及褻裘宜無不可用之論語黃衣狐裘舊說息田
夫黃衣黃冠而祭之裘也詩狐裘黃黃玄端深衣之裘也

記深衣

深衣連衣裳殺幅而不積鄭氏曰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詩麻衣如雪言深衣也此其純采者布純亦曰麻衣大祥素縞麻衣是也公子爲其母及妻練冠麻衣縓緣鄭氏以爲如小功布深衣記曰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曲禮曰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緅飾古者布幅廣二尺有二寸謂之中量凡削幅減寸者二齊亦寸衣裒左右終幅屬袂終幅減削幅中人之手八寸是其度也長衣中衣過之揜尺袂之圜四尺四寸自胡下殺而前袂末謂之袪圜二尺四寸規胡下刳衣之幅記曰袂圜以應規又曰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袼胡下也刳之要中之圜七尺二寸所謂深衣三袪也裳以布六幅幅分之尺一寸正者八減削幅則八九七尺二寸與衣相屬旁屬交裁殺幅一端二寸一端二尺在下減削幅則尺八寸殺而上如是者四是爲深衣之袪所謂袪當旁也衣裳之左前後續右有曲裾鉤之故曰續袪鉤邊合十二幅則下齊丈四尺四寸倍於要中衣交領謂之袷廣二寸緣謂之純純邊謂之緆裳下緣謂之緆與純袂廣各寸半

記中衣揚衣襦裙之屬

中衣凡絲衣以素其餘以布郊特牲記曰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爾雅黼領謂之襮孫叔然曰繡刺黼文以褾領詩素衣朱襮是也言丹朱以爲純襦君朱大夫纁凡襦裙之屬其外

中衣中衣之外上衣若裘則有褖衣褖衣之外上衣夏則絺綌之外上衣近體禪衣曰明衣玉藻記曰裘之褖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褖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袀玉龜襲無事則褖弗敢充也鄭氏曰褖者兔上衣見褖衣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禮尚相變也凡袒褖者左論語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無上衣曰袗記曰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然則固有不服上衣而袗絺綌表裘者矣犬羊之裘不褖不文飾也不褖則有雖裘而不以衣褖之者矣君子之於褻羞亦無嫌質略也

記冕弁冠

王之冕繅旒五采十有二就諸侯三采九就就皆有玉如其采之前圜垂旒後方故記曰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周官經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斿九就瑲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實六冕而曰五冕者陳采就玉之數止於五也亦以見服自十二章至一章而六冕繅自十二旒至三旒而五其一冕無旒也槩舉諸侯又申之曰繅斿皆就者明九旒至於三旒其就數九公侯伯子男無降殺同也延有紐自延左右垂笄貫之以爲固紘以組自頤屈而上左右屬之笄垂其餘凡冕弁笄有笄者紘記曰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舊說以爲卿大夫冕弁之紘益與士同古之爲冠者辟而縮縫所以覆乎前後謂之冠其下圍髮際者自前而後及

項有緇以結之缺而不周謂之缺亦曰缺項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是也鄭氏曰隅爲四綴以固冠謂上與冠爲固也記曰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又曰大白冠緇布冠皆不綏委武玄縞而後緌然則古者冠無武缺項武之始也是以惟緇布冠有之後王之制治大古冠以爲喪冠而吉冠辟積無數易之以衡縫有冠卷而不缺項冠卷謂之武或謂之委纓以組二屬於武結頤下既纓飾以綏玉藻記曰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綏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組纓士之齊冠也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殷祥之冠也玄冠五寸纊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逮有事然後綏屬武者纓也不言纓以綏見之故省其文也凡吉冠內纚繞武上冠之異於弁者左右不合故有紕弁則左右合而會之所謂如覆杯矣於其會也飾之以玉詩言會弁如星者也無冠弁而冕弁有弁弁所以貫之於其左右是以冠無之凡無弁者纓周官經六冕之下韋弁皮弁冠弁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瑲象邸玉弁諸侯及卿大夫之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爲之鄭氏曰冠弁委貌又曰或謂委貌爲玄冠余以謂冠弁之名則弁而非冠也漢輿服志言委貌皮弁同制晉語范文子退朝武子擊之以杖折委笄委之有笄其爲弁制明矣然則委貌玄冠異也朝服大夫以上委貌士玄冠與莊周書稱孔子冠枝木之冠陳用之援以證章甫之邸木猶皮弁之邸象以是言之有虞氏之皇夏后氏之收殷之冔皆冕屬也夏之牟追殷之

章甫周之委貌皆弁屬也記言周弁殷冔夏收此以明夏殷之禮士得服冕記曰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是也周制士齋弁而大夫以上冕士玄冠而大夫以上委貌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不遺古初也天子始加玄冠用士服也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言助祭於君者孤希冕卿大夫玄冕士齋弁其家祭則降焉鄭氏謂齋弁而祭於己惟孤耳余以謂少牢饋食大夫之祭也主人朝服不言冠其冠委貌則委貌之爲弁亦一證也特牲饋食主人冠端玄則士玄冠以祭之證也周官經無齋弁鄭氏謂齋弁制如冕始非也陳用之曰或曰齋弁即韋弁耳韋其質也齋其色也斯言蓋近之諸侯於其國祭服不

降君之禮也大夫士不敢伸其服臣之禮也

記冠衰

斬衰三升三升有半喪服斬衰凡二等是其麤也冠六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小祥受以功衰七升湅布爲冠八升所謂練冠也齊衰四升冠七升其受也衰七升冠八升練而受衰八升冠九升喪服降而疏衰者凡二等三季期有麤其所以爲冠衰也蓋無麤齊衰五升冠八升其受也衰八升冠九升齊衰六升冠九升無受喪服疏衰之正凡二等是其麤也大功八升冠十升無受喪服殤大功是也大功九升冠十一升三月受以小功衰十一升冠十二升大功之正也小功之緦四升有半喪服謂之緦衰冠八升既葬而除之小功冠衰十升無

受喪服殤小功是也小功冠衰十一升其卽葛也因其故衰喪服小功之正也閔傳曰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奔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益合冠衰受而舉其殺之等有如此說禮者求之立文所指而不得於是別爲義服之目斬衰合正服爲二齊衰以下合降服正服爲三按諸喪服經無有也喪服諸侯爲天子臣爲君次之子爲父之後其後則又有父爲長子妻爲夫之文獨以爲三升有半不與前後同三升非禮意也略舉一端亦足以明矣凡言衰者以衰名衣也其制綴於衣之外當齊曰衰長六寸博四寸衣闕其領際謂之濶中左右各四寸辟領謂之適廣四寸合左右與闕中凡尺有六寸出於衰六寸負

版廣尺有八寸出於適寸衣自闕中而下二尺有二寸與袂等屬袂終幅袧尺二寸衣帶下尺所以掩裳上際也左右衽後垂同二尺有五寸上正尺燕尾尺五寸所以掩裳之前後際者也裳前三幅後四幅異於吉服之裳者幅三辟之以爲要縫喪服記曰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是也又曰若齊裳內衰外言縫之亦如其削幅矣婦人之衰不殊裳則無帶下無垂衽喪冠廣二寸右辟三總小功左辟皆縞縫鍛而弗灰斬衰繩纓齊衰以下布纓總澡之舊說以爲喪冠纓武其材余以謂喪冠大古冠之遺也蓋無武其屬之冠以繩若布自額而後交於項及耳垂爲纓也是之謂纓條屬冠前後出其下反屈踵於外故曰外禪所謂獻冠者也於男子冠婦人則有笄故喪服小記曰箭

笄終喪三季齊衰惡笄以終喪喪服記曰惡笄有首以髽傳曰惡笄者櫛笄也記又曰子析笄首傳曰析笄首者析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箭笄長尺二寸祥之祭縞冠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朝服縞冠是也既祥而縞冠素紕所謂素縞詩稱庶見素冠者也故玉藻記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皇氏義疏爲之說曰祥祭之時以素爲冠以縞爲紕亦紕得冠名而云素冠接之冠祥祭之後以縞爲冠以素爲紕得冠名而云縞冠凡主人未沒喪則子雖詩禮或然矣禫之祭玄冠既祭而纖冠除不純吉故玉藻記曰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如皇氏說則縞亦紕歟

記括髮免髽

喪之括髮謂麻束髮也始有喪於二日又於笄纚於是不復用吉時之總而以麻代之使髮不至於散而已矣故檀弓記曰袒括髮於飾之甚也麻者未爲布之名也是以喪服小記曰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言於免則布束髮易其麻也喪之免也於冠者之所服也故齊衰以下免雖斬衰既成服不括髮啟殯至虞卒哭免君弔主人宜變雖不當免時必免朋友皆在他邦爲之主祖免襍記曰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壇喪服小記曰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又曰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此用免之可考者其制不見於傳記鄭氏曰舊說以爲免象冠廣一寸又援括髮以麻免而以布之文而曰此用麻布爲之狀如今之著幘頭矣

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鄭君不解麻之所以代總而言要加麻於首失其傳歟婦人當男子括髮免則髽齊斬之髽皆布總喪服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言髽一視括髮免之節其有笄衣笄一視衣冠之節也鄭氏曰衣纚而紒曰髽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此蓋得之又曰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以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幘頭然此亦由不解括髮之麻所以代總故又推之髮而失之

記經帶

喪服斬衰苴絰其大兩指圍杕九寸麻本自右交於左而在下五分其絰去一以爲齊衰之絰五分齊衰之絰去一以爲大功之絰其麻絰去一以爲總麻之絰受服五分其首絰去一以爲要絰要絰者帶也齊大功牡麻絰皆有本自左加於右之上總小功牡麻斷本大功以上散帶垂至成服而糾之殤之帶不糾垂喪服小記曰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然則長殤小功之帶澡麻斷本不糾垂也閔傳曰既虞卒哭去麻服葛葛帶三重小祥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所謂除喪者先重者也婦人之帶不散麻不受以葛故檀弓記曰婦人不葛帶男子又有絞帶喪服傳曰絞帶者繩帶也齊衰以下布帶

記纚縚

繅之形制各如其玉上玄下纁聘禮記曰皆玄纁裏是也蓋如冕上覆之玄表纁裏矣鄭氏謂以韋衣木經無明文繅之厚亦與玉等而施采焉上下無所用采也繫用五采組爲之無事則繫玉藏於櫝故聘禮記云繫長尺絢組繅藉之說鄭注及諸家義疏皆未明以其施采謂之繅以其承玉故曰繅藉而不可名之爲藉蓋藉玉者有不必繅也東帛加璧東帛加琮則東帛爲之藉矣故覲禮記云奠圭于繅上不云于藉上聘禮記云凡執玉無藉者龔不云無繅櫝以藏玉繅以承玉繅則受命反命皆執於君前故爲之文飾賈人啟櫝取圭垂繅者非以爲文特解其組繫而垂之圭與繅竝呈之也至宰與上介執以授使者皆屈繅斂其垂而併持之明已不爲儀也使者受而垂繅於君前竝見之亦以爲儀然繅與櫝爲類聘禮皆不以繅進故致聘及還玉時皆無垂屈之節然則聘之龔也其時亦繅而又無錦帛等藉之高之禓也雖亦繅而有錦帛等爲之藉是以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禓無藉者則龔鄭氏兼繅與束帛以解記所謂藉本非兩說其注聘禮因經特著賓龔上介不龔之文故於上介云不龔者以盛禮不在於己也又繅雖不垂亦非無藉之謂故引曲禮以證不當龔於賈人云不言禓龔者賤不禓也此明賤者皆無以禓爲敬之儀是賤者皆龔不必言禓龔也又云繅有組繫也明垂者其組繫後人誤會聘禮注而以垂繅爲有藉屈繅爲無藉殆失之歟

熊氏釋曲禮注以爲上明賓介二人爲禓龔圭璋特已下又

明賓主各自爲褖襲謂朝時用圭璋特賓主俱襲行享時用璧琮加束帛賓主俱褖亦是也語簡而得鄭意孔沖遠襍劉

各說反滋疑惑

典瑞之五采五就三采再就皆謂一采帀爲就二采一就則謂二采合成一帀故曰一就也聘禮記之三采六等謂三采爲三就者重之則六等然則五采五就重之則十等二采再就重之則四等二采一就重之則二等典瑞言其就不言其等聘禮記言其等不言其就合之乃全熊氏孔氏賈氏皆混就與等爲一故徑滋疑惑

記捍決極

凡射左設韝捍右施決設極捍也者臂韝也　捍周禮繕人注作扞韝釋文苦侯反劉云弭字之異者　捍謂之拾拾謂之遂禮大夫與士射袒纁襦君在大夫射則肉袒公袒朱襦皆既袒乃設拾故鄭氏曰以韋爲之著左臂所以蔽膚斂衣也決也者引弦彄也　決字亦作抉又作玦詩刺童子佩韘毛傳以韘爲玦內則記言右佩玦捍是其據證也許叔重說文解字曰韘射決也所以鉤弦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士喪禮決用正王棘若檡棘組繫鄭氏謂決以韋爲之藉然則決皆有韋藉及組繫歟極也者所以韜指於弦令不契指也禮朱極三鄭氏曰以朱韋爲之三者會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士喪禮則纁極二

爾雅注疏箋補序

爾雅六經之通釋也援爾雅附經而經明證爾雅以經而爾雅

明然或義具爾雅而不得其經始爾雅之作其時六經未幾闕
歟爲之旁搜百氏下及漢代凡載籍芬古未遙者咸資證實亦
勢所必至曩閱莊周書已而爲之者已而不知其然語意不可
識偶檢釋故已此也始豁然通乎其詞至若言近而異趣往往
雖讀應爾雅而莫之或知如周南不可休息釋言庥蔭也卽其
義豳詩鴟月條桑釋木桑柳醜條卽其義小雅悠悠我里釋故
悝憂也卽其義說詩者不取爾雅也外此轉寫譌舛漢人傳注
足爲據證如釋言鬩恑也郭氏云相怨恑毛公傳小雅兄弟鬩
于牆鬩很也鄭康成注曲禮很毋求勝很鬩也二字轉注義出
爾雅又苛妉也郭氏云煩苛者多嫉妉康成注內則疾痛苛癢
苛疥也義出爾雅凡此遽數之不能終其物用是知經之難明

與王內翰鳳喈書

承示書堯典注逐條之下辨正字體字音悉準乎古及論劉故
訓先儆爾雅乃後廣援漢儒之說功勤而詘鉅誠學古之津涉
也眙僕偶舉篇首烝字引爾雅烝充也僕以爲此解不可無辨
欲就一字見考古之難則請終其說以明劉孔傳烝充也陸德
明釋文無音切孔沖遠正義曰烝充釋言文據郭本爾雅桄頰
充也注曰皆充盛也釋文曰桄孫炎古黃反用是言之烝之
爲充爾雅具其義漢唐諸儒凡於字義出爾雅者則信守之篤
然如烝字雖不解靡不曉者解之爲充轉致學者疑蔡仲默書
集傳烝顯也似比近可通古說必遠舉烝充之解何歟雖孔傳

出魏晉閒人手以僕觀此字據依爾雅又密合古人屬詞之法非魏晉閒人所能必襲取師師相傳舊解見其奇古有據遂不敢易爾後人不用爾雅及古注始笑爾雅迂遠古注膠滯如炎之訓充茲類實繁余獨以謂病在後人不能徧觀盡識輕疑前古不知而侮也自有書契已來科斗而篆籀篆籀而徑隸字書侻仰寖失本眞爾雅桄字六經不見說文桄充也孫愐唐韻古曠反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鄭康成注曰橫充也謂氣侔充滿也釋文曰橫古曠反孔子閒居篇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鄭注曰橫充也疏家不知其義出爾雅堯典古本必有侔橫被四表者橫被廣被也正如記所云橫於天下橫乎四海是也橫

表格上下對舉溥徧所及曰橫貫通所至曰格四表言被以德加民物言也上下言乎以德及天地言也集傳曰被四表格上下始失古文屬詞意歟橫轉寫爲桄脫誤爲侔追原古初當讀古曠反庶合充鄭廣遠之義而釋文於堯典無音切於爾雅乃古黃反殊少精覈

錢太史曉徵爲余舉一證曰後漢書有橫被四表昭假上下語檢之馮異傳永初六季安帝詔也姚孝廉姬傳又爲余舉班孟堅西都賦橫被六合壬午孟冬余族弟受堂舉漢書王莽傳咎唐堯橫被四表尤顯確又舉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化溫四表橫被無窮洪榜案淮南原道訓橫四維而含陰陽高誘注橫讀桄車之桄是漢人橫桄通用甚明段玉裁案李善注魏都賦引東京賦惠風橫被今本東京賦作惠風廣被後人妄改也

論韵書中字義若秦尚書蕙田

字書主於故訓韵書主於音聲有不隨故訓變者則一音或數義音聲有隨故訓而變者則一字或數音大致一字既定其本義則外此音義引伸咸六書之假僭其例或義由聲出如胡字惟詩狼跋其胡與考工記戈胡戟胡用本義至於永受胡福義同降爾遐福則因胡遐一聲之轉而胡亦從遐爲遠胡不萬季遐不眉壽又因胡遐何一聲之轉而胡遐皆從爲何又如詩中曰寧莫之知曰胡寧忸予曰寧莫我聽曰寧丁我躬曰寧俾我遯曰胡寧癙我以旱寧字之義傳詩者失之以轉語之恊類推寧之言乃也凡故訓之失傳者於此亦可因聲而知義矣或聲同義別如蜥蜴易之易僭爲變易之易象犀之象僭爲象形之象或聲義各別如戶關之關爲關弓之關燕喪之喪爲喪國之喪六書假借之恊舉例可推若夫譌舛相承如詩山有樞字本伦櫙烏侯反刺榆之名或不加反音讀如戶樞之樞則失之矣其或異字異音絕不相通而傳寫致譌溷淆莫辨如詩月出篇勞心慘分與照燎紹爲韵而釋文七感反正月篇憂心慘慘與沼樂炤虐爲韵抽篇我心慘慘與昭樂藐敎虐耄爲韵及北山篇或慘慘伤勞或慘慘畏咎釋文反音竝同不知皆懆字之譌也懆采老切愁不安也白華篇念子懆懆此一處牟而未譌釋文亦加以七感反之音是直不辨懆慘之爲二字矣陳風歌以訊之與萃爲韵小雅莫肯用訊與遐遂瘉遐爲韵而釋文以音信爲正不知皆誶字之譌也誶告訊問誶音

粹訊音信廣韵二十一震訊字下云問也告也不知告之義屬辞不屬訊八六至不入二十一震也釋文於爾雅既佺辞告也引沈音粹郭音碎牽而未譌矣又云本佺訊音信是直不辨辞訊之爲二字今爾雅注疏本辞字亦與詩同譌而王逸注楚辭引詩辞予不顧後漢書張衡傳注引爾雅辞告也廣韵六至辞字下引詩歌以辞止然則此句止字與上句止字相應爲語詞凡古人之詩韵在句中者韵下用字不得或異三百篇惟不可休悤悤譌佺息與此處止譌佺之失詩句用韵之通例得此正之尤稽古所宜詳覈考工記搏埴之工鄭注云搏之言拍也張參五經文字拍音搏劉熙釋名云拍搏廣博亦似擊之也則搏當音博不音團而釋文劉團博兩音且

團音在前是直不辨搏搏之爲二字他如底底疵疵寘寔慮斁之屬相習溷淆不可勝數又有本無其字因譌而成字如爾雅之龜龜龜力竹反从旡得聲譌而爲龜遂讀起據反有字雖不譌本無其音譌而成音如詩有瀰濟盈有鷹雉鳴鷹鳴從唯得聲與瀰爲句中韵下復舉濟盈雉鳴亦句中韵舊音鷹以水反見釋文水譌佺小遂有以小反之音廣韵於是收入三十小改小作沼幷其所由致譌幾不可考

皇清經解卷五百五十五終　嘉應生員温心源校

皇清經解卷五百六十六

學海堂
休寧戴吉士震著

戴東原集

辨詩禮注軌軓軹軼四字

詩邶風匏有苦葉濟盈不濡軌毛氏故訓傳由輗以上爲軌經典釋文曰軌舊龜美反謂車轅頭也依傳意宜音犯震謂音犯則字當作軓以韵考之不合疑漢時軌軓二字或譌溷莫辨如今俗書軌字車旁丸作軌實不成字毛君讀此詩豈聲從軌而義從軓誤併二字爲一歟周禮大馭右祭兩軓祭軓明北監本注疏周禮譌作軌引不誤鄭注曰故書軓爲軹鄭司農云軹當爲軓軓軌誤作範杜子春云軹當爲軓軓謂兩轅也軌誤作軓釋文同當爲軓誤作範詩疏引作範所引不誤軓謂車軾前也軾前誤作前軾考疏內及詩疏所引皆不誤或讀軹爲譬笄之笄震謂軹讀如笄

是也杜君改爲軹與轄內之軹二名涸淆非也以轄釋轂端之軹亦非也後代字書併軹字無之考工記輈人軌誤作軹注益同詩疏所引不誤前十尺鄭注曰謂輈軌以前之長也鄭司農云軌謂式前也書或作軏詩疏所引誤作軌下並同釋文不誤玄謂軏是軏法也禮記少儀祭左右軌詩疏所引誤作軏注同范鄭注曰周禮大御祭兩軹祭軌誤作軌詩疏所引不誤乃飲軌與軹於車同謂轄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軾前也詩匏有苦葉釋文辨別之曰案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古音居洧反軌注疏本釋文誤作軹車式前也從車凡聲注疏本釋文誤作九聲音犯車轄頭所謂軹通志堂本誤作軌注疏本不誤也相亂故具論之孔沖遠於此亦曰少儀與大馭之文事同而字異以范當大馭之軌軌誤作軏當大馭之軹故並其文而解其義不復言其字誤耳其實少儀軌字誤當爲軹也孔君於禮記不言軌乃字誤當據詩正義爲定五經正義當時同撰者不一人詩傳誤涸同軌軌二字禮注誤涸同軹軌三字而軌字遂有車轄頭之說謬也軌者式前軌者車轍軹者轂末轄者軸末冶其名詳其制庶可以正譌文交錯謬說因循矣

辨尚書考工記鍰鋝二字

鍰鋝篆體易譌說者合爲一恐未然也鍰讀如丸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垸其假借字也鋝讀如刷六兩大半兩率選饌其假借字也二十五鍰而成十二兩三鋝而成二十兩呂刑之鍰當爲鋝故史記作率漢書作選伏生大傳作饌弓人膠三鋝當爲鍰一弓之膠三十四銖二十五分銖之十四賈逵說俗儒

以鈞重六兩此俗儒相傳譌失不能覈實脫去大半兩言之說文云北方以二十兩爲鈞正合三鈞葢脫去三字（徐本說文鈞分銖之十三蜀本及陸德明所引竝作十一銖徐本葢脫去一字說文既引周禮重三鈞當云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鈞是以鄭注引說文證二鈞爲一斤四兩）

與盧侍講召弓書

大戴禮記刻後印校俗字大多恐傷壞版姑正其甚者不能盡還雅也所有誤字鄙未覈出如保傅注謂俎豆傳劉及食之等謂譌作男食譌作嗜環旋也旋譌作短會子本孝注處安易之道之譌作也曾子天圓注山川言牲互文牲因正文譌作牷互文譌作玄之子張問入官注繅瑱之設瑱譌作須盛德注禮察曰譌作祭禮曰諸侯遷廟注未卽吉吉譌作告孫鄭等改鞠衣

鞠譌作禕又云一命屨衣者云譌作下少閒注汙窪也窪譌作深朝事致饔既饔雍錯見凡此類卽就印本改正又保傅有司參夙與端冕注參職謂三月朝也下案云注職字疑衍是疑參與三月嫌文或別有意也然古人立文絕無有如此者在內則爲三月之末擇日以子見於父此見之南郊亦三月時事正文當作有司竝夙謂三月朝也明嘉靖癸巳袁氏依宋本重刊之大戴禮記齊皆作參後人不識古字遂譌作參而夙字不可通於下加興字魏書李彪傳引此作有司齊肅端冕無興字其竄誤無疑注乃併夙字譌作職字形轉寫之謬前改正者皆是也其存疑未敢改者夏小正初歲祭耒始用暢也其曰初歲云者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始用之也

細繹文義正月所繫之事他處不言初歲至此獨言初歲故解之曰暢乃終一歲所用之自是始惟其爲終一歲之所用故曰初歲以見終歲皆用之譌作其曰初云爾已不可通又移就下言是月句失其倫次緝緝下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爾雅疏連引此文本繫此處無疑朱子移置篇題之下以是爲解小正二字究無所發明古人必不用此贅文以解篇題合綜前後何以謂之凡兩見以四字爲句前雒震昸條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雒爲必聞中閎用何以謂之設問申之曰雷則雒震昸相識以雷此云小正以著名也乃申上緝先見者也又與後文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之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可參觀名者命之也小正以著名者謂小正立言之體以

緝著而先見故不曰緝緝而名其物候曰緝緝著卽動而後著之著

再與盧侍講書

大戴禮記一書今正復檢一過又得若干事主言篇則正亦不勞矣正當作政百步而堵堵疑晦之譌千步而井不可通千步疑方里之譌昔者明王以盡知天下良士之名篇內主字竝王字之譌惟此一處各本仍作王當據之以表微哀公問於孔子篇然後言其喪葬別本多作喪算義長禮察篇倍死忘生之禮禮當作徙字形之譌夏小正篇震也者鳴也昸也昸也者鼓其翼也徐堅初學記兩引此文皆作昸者鳴也震者鼓其翼殆後人因雒震昸之言而改之以就先震後昸歟初歲祭耒止此四字屬

夏小正元文自始用暢也已下皆爲解說不必重初歲祭耒始用暢也字似文義更明歲再見爾爾上當有云字脫在蓋記時也下而不食於母也當從別本於作其者堇菜也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載此文菜作采與上大舍采也字正一倒推之不必取之各本無句末之字取必當作故言字形譌舛突穴取與之室何也各本皆然突當作突王逸注楚辭突夏云突複室也洪興祖補注云突深也隱暗處蓋突厦猶言深厦此突穴指爽所爲巢深隱也下云謂之室何也是書謂字或譌作與或譌作爲不勝舉舉因與字又誤衍取字故言擊云各本無言字通解載此文止作擊云於古人文體尤合之離而生之當作以字形之譌穴也者言蟄也各本無穴也者三字於時月

也萬物不通八字應屬小正元文若說小正者則是字直用是不用時篇內可考義亦非解齊人不從保傅篇固舉之禮魏書李彪傳引此文作因舉以禮及下齊肅端冕可證參夙興之譌尚書及周禮說而文與此同通解載此注而作古當是古尚書及周禮說與此同轉寫致譌又衍文字案當作古文尚書及周禮說與此同文字非衍許叔重五經異義稱古今尚書說古尚書說是其證言人性本雖無善通解載此注作本或有所不能似朱子所改使諫擊之以自聞也通解載此注諫下有者字大夫諫足以義使於瞽突足當作之使當作後別本突作吏此以解正諫在瞽吏樂工後也般周之前以長久者前當作所字形之譌強猶強也當作猶勸也周禮司諫注有此訓暑而湯宋元本湯竝作喝通解載此

文作暍注之云暍傷暑也渴喝皆字形之譌宴室邦室於宴寢也通解載此注作宴室夾室次宴寢也今是書夾竝作郟內則注云側室謂夾之室次宴寢也亦一旁證以七月就宴當從通解作比七月就宴室太史持銅而御戶左當作太師注同衝在中牙在傍通解載此注作璜在傍衝牙在中亦似朱子所改此戲注衝牙二字璜屬上注矣又玉藻疏皇氏說亦分衝牙爲二與此注同納於衡璜之閒通解之閒上有衝牙二字坐不遍蹕蹕上脫立不二字誦詩上脫夜則令瞽四字形容端正上脫生子二字任子之時任卽妊上云孕子之禮孕亦當作任敬白虎通敬當作故欲左欲右當重左右字以其前爲愼於人也前亦當作所愼當作順而置屍於北堂篇末而猶汝矣之注當在此

鄭衛樂淫以齊至當作自齊魏齊至之亦脫誤考外傳作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魏趙興兵而攻齊依是書注倒閔王名地當注云齊王地也脫地字曾子立事篇朝忿忘身詞不足當是一朝之忿忘其身脫誤恩唯可復當作無不可復不唱流言唱當作倡謂時事須殺也殺當作繁字形之譌忿怒而爲惡爲當作無注內兩說前說謂忿怒妄動不必心以爲惡而怒後說謂人本無惡而妄怒據後說爲字辨謬明矣義則前說尤善自執而輕於善輕當作誣字形之也曰當作會字形脫誤制言中詩云行有死人尙或墐之此十字亦注文故不注某詩之幾章正文語勢亦顯然不可引詩

橫隔以役其身役當作殳前立事篇可據證疾病篇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長竹丈切謂己身之長故曰不自知注云如日之長袁氏本無日字空此一格當作如身之長天圓篇施施也當作賦也周禮內宰注云施猶賦也是其義溫煖如陽陽當作湯此注本漢書五行志劉向語武王踐祚篇於百姓朱文端本作十百世益十譌作于轉而爲於妄改者不知此解其量十世百世也雖夜解怠怠當作息解謂縉帶也屨屨之銘當作屨屨屨不名屨屨之言踐也論愼屨屨當作屨勞與富勞當作福福富同音正文作富注兼取福義故曰音義兩施互取焉衛將軍文子篇言下國信蒙其富富當作福云先生者猶難之一本作云先生猶有難之言偃魯人也魯字疑衍之譌言未至者未及也當作言未至未及者晉侯也當作晉侯彪也祁徯祁午也祁午之父也羊舌肸羊舌職之父當作羊舌大夫羊舌肸也急作急義當作隱帝繫篇及象產敖禮記疏引此文作及產象敖敖字之衍久矣史記卷章此譌爲老童王逸注楚辭作老僮什祖各本什多作付與史記作附沮合史記穴熊痤越章王此譌穴爲內痤爲疳越爲國韋昭注國語不知楚之別封有越而誤謂句踐芊姓失之也鄭語曰芊姓夔越王符潛夫論亦曰或封於夔或封於越皆楚之越章耳楚自粥熊九世至熊渠此於內熊下有九世至于渠婁鯀出自九字蓋當云其裔孫粥熊自粥熊九世至于熊渠下乃接熊渠有子三人然無善本可以訂

正昆吾者衛氏也已下六氏字不可通皆當從世本作是聲之譌也次妃陳隆氏別本作陳鋒與史記合勸學篇始教亡身亡字當從荀子作忘瘠下當作庳下必出量當作以注量字張問入官篇恆言無害也恆當作猶詳爲陋矣詳卽佯陋當作漏聲之譌別本矣作失漏失遺忘也郭象曰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也莊子天道篇注文此譌親爲日又脫臣字今云惑視聽今云當作令不盛德篇君臣之義失別本義作位與禮記本文合以愼天法愼當作順正朝之位朝下脫儀字千棄篇執事政也政當作正故季穀不成不當作順不知者誤讀下文妄改爲不文王官人篇以觀其不審當從逸周書作不荒如臨人以色如當從逸周書作好其貌固嘔篇內嘔字竝嫗之譌執之以物而遨驚決之以卒而度料以逸周書設之以物而數決敬之以卒而度應互相訂執卽設之譌遨數義同爲速速決竝連文驚之脫誤爲敬之不學而性辨逸周書作不文當作不案始妒誣者也逸周書作始妒之譌此文與注竝衍一始字因譌致衍卽保傅篇學禮曰一段而譌作如如又譌作始各本遂作而始凡順之爲愼而之爲如謂之爲與爲爲政與正之錯互類皆方音涸同致舛不得云古字通以數語中二字錯施彼此交易正可決古人用字不宜如是滋惑雖改正之可也察其應應當作陰袁氏本作應陰與應聲之譌不知者遂改應爲應人有多隱其情有字衍推前惡忠據注惡疑恃之譌謂有詢義之義當作議自順而不讓據注順疑執字譌耳及其所不

知正也正字疑衍爲先偏習之當作謂先偏習之書內爲當作
謂者不具劉有道而自順有當從逸周書作假以見佚氣自然
佚當作俠驕厲以爲勇當從逸周書作矯厲注同內恐外悴當
從逸周書作外誇敬再其說敬再當從逸周書作亟稱陰陰竊
謂求諸人也次陰字別本作陽以正文訂之當作陰行謂竊求
諸人也逸周書曰有守者也此脫誤爲曰守也諸侯遷廟篇於
練焉壞下脫一廟字納新神上脫一將字房西房也西字別本
或作曰或作由據禮訂之當作東房諸侯釁廟篇拭幅幅當作
挩用兵篇云蚩尤古之諸侯或妄耳當作或云或字脫誤在諸
侯下羸暴於天下羸當作羸雖諸夏能相養當作離散莫能相
養因字形譌舛耳與斗應相直應疑杓字之譌或滾聲誤爲鄒
也滾當作隊周禮大師職曰師當作史頒告朔于邦國也脫半
字別本多脫朔字周書下脫曰字似仍脫力爭則力政一語此
逸周書度訓篇文此周所伏四海伏當作服下同此朝明堂時
來者數國也當作國數少閟篇同名同食曰同等別本食作位
義長緣近小治治當作始又不能備問也問當作聞其人迅疌
若鹿逸周書曰發人應應者若鹿迅疌謂北發之人貢似鹿獸
耳渠挼貢虛犬虛字誤逸周書曰渠挼以歬夫歬夫者露犬也
能飛食虎豹虛或當作露犬露犬如鰲者當作諸言職其竝與職當
作識如以觀聞也當作而以聞觀也別本或譌作閒觀穀亦如
之穀當作民大及小人畜穀小字衍疆蓺未虧不可通蓺當作
藪朝事篇諸臣之五等之命命上脫之字衍十八字及大客之

義義當作儀以成邦國之貳當從周禮作以除邦國之慝致會
當作致檜投壺篇以其算告當從袁氏本作奇算公冠篇其徑
五寸徑當作頸肩博二寸肩下脫革帶二字諸侯之服服上脫
朝宇娶婦下通解載此注有之家二字併下一舉樂可也袁氏
本亦作可本命篇人資始焉袁氏本作人莫違焉資始二字似
後人所改八者維剛也剛當作綱以治之也治上脫一字故經
成見星袁氏本經作經易本命篇易說卦曰卦字衍此引乾鑿
度語氣之始下脫也字所以苟者多當作以所包者多故舉禽
獸之名禽下仍脫一禽字言亦有生而生之也有生當作有本
日月屬於天日字衍屬當作麗字形之譌今春又得一本前刻
正文前亦有韓元吉鄭元祐二序雖非善本有數處頗可據主

言篇雖有國焉作國焉不必借證於王肅所私定之家語矣哀
公問五義篇其心不買作不置與文王官人篇有施而不置注
云不形于心色也義可互訂此言不以己之盡忠信於人置諸
心而責人之忠信也惟自勵於躬行不以已厚責人薄是之謂
躬行忠信其心不置因推尋下句仁義在已而不害不知可取
訂於制言中所謂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此益謂
已有仁義之實雖人不知何害知或作志者譌子張問入官篇
統綄塞耳統作紘取證於漢書東方朔傳蘴纊充耳紘卽蘴之
別字耳段玉裁案李善注東京賦及荅客難皆引大戴禮蘴纊塞耳注內云綄莊子作蘴亦
譌謹錄如上一二致確處私心頗怡樂也

荅江愼修先生論小學書

說文所載九千餘文當小學廢失之後固未能一一合於古即爾雅亦多不足據姑以釋故言之如台朕賚畀卜陽予也台朕陽當訓予我之予賚畀卜訓賜予之予不得錯見一句中孔鮑哉延虛無之言閟也郭氏注云孔穴延鮑虛無皆有閒隙餘未詳考之說文哉言之閟也言之閟即詞助然則哉之言三字乃言之閟言爲詞助見於詩易多矣豫射厭也郭氏注云詩曰服之無射豫未詳豫蓋當訓厭足厭飫之厭射訓厭倦厭憎之厭此皆掇拾之病其解釋詩書緣詞生訓非字義之本然者不一而足然今所有傳注莫先毛詩其爲書又出爾雅後爾雅杜甘棠梨山樝榆白枌立文少變杜澀棠甘而名類可互見杜赤棠白者棠以杜見杜甘棠以杜見棠毛詩甘棠杜也誤枌白榆也不誤杜甘曰棠梨山生曰樝榆白曰枌朱子詩集傳於陳東門之枌云枌白榆也本毛詩於唐山有蕳云榆白枌也始稽爾雅而失其讀其他毛詩誤用爾雅者甚多先儒言爾雅往往取諸毛詩非也若說文視爾雅毛詩罔敏後沿本處多要亦各有師承爾雅以衣涉水爲厲繇帶已上爲厲說文砅字又作濿省用厲履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砅詩之意以水深必依橋梁乃可過喻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若淺水則褰衣而過尚不濡衣鄘道元水經注云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橋有厲之名衞詩淇深淇厲竝舉厲固梁之屬也就一字爾雅失其傳說文得其傳觸類推求遽數之不能終其物用是知漢人之書就一書中有師承可據者有失傳傳會者說文於字體字

訓鋪漏不免其論六書則不失師承序稱一指事二象形三形聲四會意五轉注六假借轉注考老字後世欲求轉注之說而不得其解併破壞諧聲假借此震之所以甚惑也考老二字屬諧聲會意者字之體引之言轉注者字之用轉注之云古人以其語言立爲名類通以今人語言猶曰互訓云爾轉相爲注互相爲訓古今語也說文於考字訓之曰老也於老字訓之曰考也是以序中論轉注舉之爾雅釋詁有多至四十字其一義其六書轉注之法歟別俗異言古雅殊語轉注而可知故曰建類一首同意相受大致造字之始無所馮依宇宙間事與形兩大端而已指其事之實曰指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體曰象形日月水火是也文字既立則聲寄於字而字有可調之聲意寄於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兩大端也因而博衍之取乎聲諧曰諧聲聲不諧而會合其意曰會意四者書之體止此矣由是之於用數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爲始卬吾台予之皆爲我其義轉相爲注曰轉注一字具數用者依於義以引伸依於聲而旁寄假此以施於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兩大端也六者之次弟出於自然立法歸於易簡震所以信許叔重論六書必有師承而考老二字以說文證說文可不復疑也

書小爾雅後

小爾雅一卷大致後人皮傅掇拾而成非古小學遺書也廣量日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本春秋傳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

登於釜之文釜二有半謂之籔本聘禮記十六斗曰籔籔二有半謂之缶此句無本缶二謂之鍾所謂陳氏新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者齊舊量益先王之制區斗六升釜六斗四升鍾六斛四斗陳氏從而詭変之釜登一區則八斗區登一豆則二斗豆登一升則五升而鍾實八斛兹用舊量之豆區釜用新量之鍾兩洽穠施顯相刺謬廣衡曰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皆於古無本倍舉曰鈞賈景伯所稱俗儒以鈞重六兩是也不稽古訓故目之曰俗儒云爾

苔段若膺論韻

不以聲位之洪細言之而據三百篇由有樞首章樞榆婁驅愉二章栲杻埽考保南山有臺五章枸楰耆後四章栲杻壽茂謂侯與尤幽不相穠載馳之驅侯則謂其不連悠渭憂爲一韻生民之揄蹂変浮棫樸之槱趣角弓之裕猶則謂爲合韻僕謂審音本一類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有不相涉不得舍其相涉者而以不相涉爲斷審音非一類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始可以五方之音不同斷爲合韻其配元寒至山仙者周南芣苢二章掇將召南草蟲二章蕨掇說甘棠首章伐菱二章敗態三章拜說野有死麕三章脫帨吠郝擊鼓四章闊說五章闊活匏有苦葉首章厲揭泉水三章犖邁衛害二子乘舟二章逝害衛碩人四章活濊發揭孽朅伯兮首章朅桀有狐二章厲帶王君子于役二章月佸桀括渴采葛首章葛月三章艾歲鄭子衿三章達闕月齊東方之日二章月闥闥發甫田二章桀怛魏十畝之閒

二章外泄逝遘唐蟋蟀二章逝遘外蹶陳東門之枌三章逝遘東門之楊二章肺晳檜匪風首章發偈怛曹蜉蝣三章閟雪說候人首章祋芾豳七月首章發烈褐歲小雅采薇二章烈渴庭燎三章艾晰噦正月八章厲滅威此章第二句結字非韻乃四句見韻之例小旻五章艾敗蓼莪五章烈發害大東七章否揭四月三章烈發害鴛鴦三章秣艾車舝首章舝逝渴括菀柳二章愒瘵遘都人士二章撮髮說四章厲蠆遘白華五章外遘大雅文王二章世世緜八章拔兌駾喙皇矣二章翳栭三章拔兌此章拔兌一韻對季一韻下重季字及友字不入韻生民二章月逢害七章軷烈歲民勞四章愒泄厲敗大板二章蹶泄蕩八章揭害撥世抑六章否逝烝民三章否外發瞻卬首章厲瘵此章及後二章皆四句見韻次句惠字非韻下四句疾屆一韻收瘳一韻二章奪說召旻

六章竭竭害周頌載芟活逢傑魯頌泮水首章茂噦大遘閟宮五章大艾歲害商頌長發二章撥逢逢越發烈戡六章旆此字諺讀荀子引此詩作載發說文引作載坡發坡皆於韻合　鉞烈昌蘗逢戡伐桀已上分出以配元寒桓刪山仙之別於眞諄臻文殷魂痕　詩中上下句相間爲節奏者以下句韻爲正上句多假借近似之音十月之交四章士宰史氏桑柔三章資疑維階四章慇辰東瘖五章尟恤熱淑穆用氏疑熱相近之音及東淑至遠之音此等乃相閒成節奏非用韻之正倶不以爲韻韻亦可　六月首章飭服熾急國鹽鐵論引我用是戒戒備也義優於急不特於韻得也熾字亦不當略之　月出三章正月十一章抑十一章此三處慘字皆懆之譌懆愁不安也慘毒也以義考之亦作懆爲得今於月出作

慘以爲合韻於正月略之抑作懆應合考　匏有苦葉二章應是軌字軌車轍也謂道路中車行之轍迹濟雖盈於道路兩不相涉故云不濡軌與雉鳴求其牡意相反對不必泥於車前軌也毛傳不可從既曰濟盈則必須軌車不可行水中矣引起下句之意不知所屬雉鳴求其牡譏求非其牡者耳援前矣以證前軌而讀軌如阜太迂曲（段玉裁案軌非車轍之專名毛詩傳本作由輈以下爲軌以車之高下言之廣狹言之禮記之高誘注淮南覽冥云兩輪之間爲軌以車之廣狹言之禮記車同軌當兼高下廣狹兩說毛傳以下譌以上唐人遂妄改軌字爲軏合韻讀如阜之說今已改）　小旻三章古韻標準以厭集爲韻似得之女曰鷄鳴三章贈字江氏謂貽字譌爲贈不必以改字爲嫌而讀來如凌　疵釋文作疵都禮反此字非唐人避諱所改然不必非瘡字之譌　詩中第四句始用韻者甚多如生民首章

民嫄江漢五章卣字不必以爲合韻　緜首章陾漆穴室爲韻節奏自合緜緜瓜瓞一句其意已足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兩句一氣讀其意始足詩中用韻使語止而有餘音處甚多今以陾生爲韻穴室爲韻反遺漆字未允　正月十二章鄒云慇乃眞文殷不可分之證非合韻　賓之初筵首章第三句始用韻三章第四句始用韻三章之第一句承首章起句發端偶與下韻同耳秩字恭字不必以爲合韻　載芟篇載穫濟濟一句其意已足有實其積萬億及秭兩句一氣讀其意始足故積字非韻

轉語二十章序

同位爲正轉位同爲變轉爾女而戎若謂人之詞而如若然義又交通周語若能有濟也注云若乃也檀弓而曰然注云而乃

也魯論吾末如之何卽柰之何鄭康成讀如爲那乃箇切案集韻三十八箇云如乃個切若也書曰如五器卒乃復鄭康成讀今尚書音義無此葢開寶中所刪丁度等據未改釋文有之毛詩柔遠能邇箋云能伽也伽字當亦音乃個切曰乃曰柰曰那此類甚多是以爲書明之凡同位則同聲同聲則可以通乎其義位同則聲變而同聲變而同則其義亦可以比之而通

周髀北極璿機四游解一

今人所謂赤道極者卽魯論之北辰周髀之正北極也又曰北極樞今人所謂黃道極者卽周髀之北極璿機也虞夏書在璿機玉衡以齊七政葢設璿機以擬黃道極後失其傳紛紜殊說私臆罔據矣正北極者左旋之樞北極璿機每晝夜環繞之而成規冬至夜半在正北極下正北子位是爲北游所極日加卯之時在正北極左正東卯位是爲東游所極日加午之時在正北極上正南午位是爲南游所極日加酉之時在正北極右正西酉位是爲西游所極此璿機之一日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正北子位晝夜左旋一周而又過一度古度淡漸進至四分周之一則春分夜半實爲東游所極故夏至夜半南游所極秋分夜半西游所極此璿機之一歲四游所極也古者冬夏致日故周髀之文但舉二至則二分可知也又錯舉冬至卯酉則每日必周四游皆可知也

周髀北極璿機四游解二

月建之說由來古矣漢人據逸周書以爲斗杓移辰者失其傳也正北極以爲中北極璿機環繞而成規均分之爲十有二宮冬至夜半璿機起正北子位是謂建子晝夜一周又過一度古度

玆小寒則過丑宮大寒爰直丑位是謂建丑立春過寅宮啟蟄今爲雨水爰直寅位是謂建寅雨水今爲驚蟄過卯宮春分爰直卯位東游所極是爲建卯穀雨今爲清明過辰宮清明今爲穀雨爰直辰位是謂建辰立夏過巳宮小滿爰直巳位是謂建巳芒種過午宮夏至爰直午位南游所極是謂建午小暑過未宮大暑爰直未位是謂建未立秋過申宮處暑爰直申位是謂建申白露過酉宮秋分爰直酉位西游所極是謂建酉寒露過戌宮霜降爰直戌位是謂建戌立冬過亥宮小雪爰直亥位是謂建亥大雪過子宮冬至而復起子宮北游所極如是終古不變非若北枓所指虞夏迄今已經兩次也

祖沖之曰月位稱建諒以氣之所本名隨實著非謂斗枓所指近校漢時已差半次審斗節時其效玄在今考北極璿璣四游與日躔黃道發斂相應而二十四氣因之祖氏所謂諒以氣之所本雖未能確言其識卓矣

記夏小正星象

建寅之月夏以爲正月於時日躔降婁初昏參已過中猶云參中者舉大體言之非若後代求諸度分之細也斗枓縣在下者史記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參中則魁南上枓北下矣二月日躔大深三月日躔實沈參伏者日所在之宿故伏而不見也四月日躔鶉首故昴朝覿南門在亢氐之南五月日躔鶉火故參朝覿大火中者夏以建午之月合於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之文時之相去未遠也周以建未之月春秋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謂建未之月暑退昏中建丑之月寒退旦中

也此惟周時則然凡星未中左旋進而上過中左旋流而下詩七月流火合乎月令季夏昏火中皆周時數百季閒也六月日躔鶉尾斗魁北下故杓南上也七月日躔壽星漢案戶者與戶南北直也織女三星恆嚮降婁壽星西沒則降婁東升故初昏織女東嚮斗杓縣在下者魁枕參首且參中故斗杓北下而旦魁參相應也八月日躔大火辰則伏者爾雅大火謂之大辰大辰房心尾也心三星中明大者凡言大火主焉此所謂辰也日在則其心不見故曰伏同日出沒矣夜半而後朝覿旦參中者已過中猶言之舉大體也九月日躔析木之津辰繫於日者辰心也日將出心乃見東方十月日躔星紀南門二星朝見於東南隅非昏見也言初昏者失其傳也織女北嚮而旦星紀東升故降婁直北織女恆嚮降婁者也十有一月日躔玄枵十有二月日躔娵訾之口凡夏時日躔所在與今歷二次與周時歷一次星之見伏旦昏中悉因之而異

荅曹給事書

水經汾水南過大陵縣東道元注云汾水於縣迤爲鄔澤其陂東西四里南北一十餘里陂南接鄔地理志曰九澤在北并州藪也呂氏春秋謂之大陸又名之曰漚泉之澤俗謂之鄔城泊許慎說文曰潕水出西河中陽縣之西南入河卽此水也道元所言鄔澤北距大陵南接鄔正今平遙之西孝義之東介休之北俗爲洿下汾川轉徙不常之地說文之潕水乃入河非入汾後世凡流水俗多呼某河叔重得古學於賈侍中未嘗少假借

漢中陽西濱黃河說文亦一證道元就馮字與鄔字牽合謬矣
孟堅以鄔縣北九澤當周職方昭餘祁然爾雅稱晉有大陸爰
有昭餘祁呂氏春秋稱晉之大陸趙之鉅鹿藪之大昭而周禮
昭餘祁與虖池滹夷漆易並舉鄭康成云嘔夷祁夷歟考嘔夷
即滹水出靈丘祁夷出平舒並今大同府境源流各別道元涸
昭餘祁大陸嘔夷而一之尤誤嘔夷亦川而非澤祁縣本晉祁
氏之田因一祁字而牽昭餘祁於祁縣因一夷字而疑嘔夷即
祁夷古人言地且彼此交斜又何多責後之地志歟爾雅呂覽
所稱昭餘祁大昭繫之薄薄之不得跨太原而有祁平遙介休
甚明

釋車

車式較內謂之輿其深謂之隧枕輿下謂之軫軫謂之收撿輿
旁謂之輢式前謂之軓軓謂之陰緇輢上者謂之較輿前皃於
較者謂之式車闌謂之輪輢內之輪謂之軹式下人所對謂之
轊輪轑謂之牙牙謂之輞輪轑謂之輻輻近轂謂之股近牙謂
之骹輻端之納建轂中者謂之菑菑沒鑿謂之弱建牙中者謂
之踝輻端之納入牙而出之謂之綏轂空壺中所以受軸謂之轑
轑謂之藪以金裹轂中謂之釭大釭謂之賢轂末小釭謂之軜
轂端鍇謂之轄轄謂之軹軸末謂之轐軸當
轂釭閒之以金謂之鋇軸端之鍵以制轂者謂之鞏伏兔謂之
轙輿下任正者謂之輈輈出軓前夸而上謂之胡胡謂之侯輈
端謂之頸後謂之踵當兩轙之閒謂之當兔軓謂之衡衡下烏

啄謂之軥所以持衡者謂之軏車葢之杠謂之桯葢斗謂之部
其柄謂之達常隆屈謂之股弓末謂之蚤大車
之較謂之牝服其內謂之箱所以引車謂之轅軹謂之鬲持鬲
者謂之輗輪輻謂之輪無輻謂之輇

淦象論

易曰淦象莫大乎天地又曰成象之謂乾效淦之謂坤又曰仰
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淦於地夫道無遠邇能以盡於人倫者反
身求之則靡不盡也作論以詒好學治經者

觀象於天觀淦於地三極之道參之者人也天垂日月地竅於
山川人之倫類肇自男女夫婦是故陰陽發見天成其象日月
以精分地成其形山川以勢會日月者成象之男女也山川者
成形之男女也陰陽者氣化之男女也言陰陽於一人之身血
氣之男女也魂魄之合官乎動靜精能之至也魄之謂靈魂之
謂神靈也者明聰神也者慧聖明聰慧聖天德矣立於一日道
成而兩曰陰陽名其合曰男女著其分曰天地效其能曰鬼神
天地之道動靜也清濁也氣形也明幽也外內上下尊卑之紀
也明者施而幽者化也地在天中德承天是以配天凡天之文
地之義人之紀分則得其和分也者道之條理也
合也者道之統會也條理明統會舉而貴賤位矣貴者君之賤
者臣之而治化出矣徵之於臣道妻道無失知其君道立矣是
故劉星之垣衛拱所尊也謂之天官示於上應於下也日行中
道月五星各由其道而宗之各爲遲疾而會歸之故日者君之

象也月嚮日而生明其精感常合氣物常分化則爲燥溼爲水火日月者水火之精燥溼者陰陽之交山川者燥溼之位水以合而盛火以分而盛木火之德分也金水之德合也地之高者山原丘陵本乎燥其下者川澮谿谷本乎溼氣分則生燥氣合則生溼氣輸則生變氣精則生神神盛則無失道山有分無合川有合無分燥溼水火之義也山川之情其初皆分其究皆合君臣夫婦之道也人中處天地之間相親而久治道莫大於君臣徑愛人不知治人者不能以行於父子夫婦兄弟故君道得人紀所由得也一人之身血氣和則夫婦心得其正百體從令則君臣故心也者合天德君百體者也氣者有君道以能統乎血者也盈天地之閒道其體也陰陽其徑也日月星其運行而寒暑晝夜也山川原隰丘陵谿谷其相得而終始也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條理者化之流分者其進合者其止進者其生止者其息生者動而應求立乎至博息者靜而自正立乎至約博故與爲條理也約故與爲統會也草木之根榦枝葉花實謂之生果實之自全其生之性謂之息君子之學也如生存其心以合天地之心如息爲息爲生天地所以成化也是故生生者仁條理者禮斷決者義藏主者智智通仁發而秉中和謂之聖聖合天是謂無妄無妄之於百物生生至貴者仁是故仁得則父子親禮得則親疏上下之分盡義得則百事正藏於智則天地萬物爲量歸於無妄則聖人之事天所以成象地所以成形聖人所以立極一也道之至也

讀易繫辭論性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陰一陽蓋言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一陰一陽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條理乎以是見天地之順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生生仁也未有生生而不條理者條理之秩然禮至著也條理之截然義至著也以是見天地之常三者咸得天下之至善也人物之常也故曰繼之者善也言乎人物之生其善則與天地繼承不隔者也有天地然後有人物有人物於是有人物之性人與物同有欲欲也者性之事也人與物同有覺覺也者性之能也事能無有失則協於天地之德協於天地之德理至正也理也者性之德也言乎自然之謂順言乎必然之謂常言乎本然之謂德天下之道盡於順天下之教一於常天下之性同之於德性之事配五行陰陽性之能配鬼神性之德配天地之德所謂血氣心知之性發於事能者是也所謂天之性者事能之無有失是也爲夫不知德者別言之也人與物同有覺而喻大者大喻小者小也各殊人與物之中正同協於天地之德而存乎其得之以生存乎喻大喻小之明昧也各殊此之謂本五行陰陽以成性故曰成之者性也善以言乎天下之大其也性言乎成於人人之舉凡自爲性其本也所謂善無他焉天地之化性之事能可以知善矣君子之教也以天下之大其正人之所自爲性之事能合之則中正違之則邪僻以天地之常俾人咸知由其常也明乎天地之順者可與語道察

乎天地之常者可與語善通乎天地之德者可與語性

讀孟子論性

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當孟子時天下不知理義之爲性害道之言紛出以亂先王之法是以孟子起而明之人物之生類至殊也類者性之大別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詰告子生之謂性則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蓋孟子道性善非言性於同也人之性相近胥善也明理義之爲性所以正不知理義之爲性者也是故理義性也由孟子而後求其說而不得則舉性之名而曰理義也是又不可古人言性不離乎材質而不遺理義耳之於聲也天下之聲耳若其符節也目之於色也天下之色目若其符節也鼻之於臭也天下之臭鼻若其符節也口之於味也天下之味口若其符節也耳目鼻口之官接於物而心通其則心之於理義也天下之理義心若其符節也是皆不可謂之外也性也耳能辨天下之聲目能辨天下之色鼻能辨天下之臭口能辨天下之味心能通天下之理義人之材質得於天若是其全也孟子曰非天之降才爾殊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惟不離材質以爲言始確然可以斷人之性善人本五行陰陽以成性形色其表也故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之於聖人也其材非如物之與人異物不足以知天地之中正是故無節於內各遂其自然

斯已矣人有天德之知能踐乎中正其自然則協天地之順其必然則協天地之常莫非自然也物之自然不足語於此孟子道性善察乎人之材質所自然有節於內之謂善也告子謂性無善無不善不辨人之大遠乎物槩之以自然也告子所謂無善無不善也者靜而自然其神沖虛以是爲至道及其動而之善無不善也故其言曰生之謂性及孟子詰之善之不善咸目爲失於至道故其言曰生之謂性及孟子詰之非豁然於孟子之言而後語塞也亦窮於人與物之靈蠢蚑絕犬牛類又相絕遂不得漫以爲同耳遺理義而主材質荀子告子是也荀子以血氣心知之性必教之理義逆而變之故謂性惡而進其勸學脩身之說告子以上焉者無欲而靜全其無善無不善是爲至矣下焉者理義以梏之使不爲不善荀子二理

義於性之事能儒者之未聞道也告子貴性而外理義異說之害道者也凡遠乎易論語孟子之書者性之說大致有三以耳目百體之欲爲說謂理義從而治之者也以心之有覺爲說謂其神獨先沖虛自然理欲皆後也以理爲說謂有欲有覺人之私也三者之於性也非其所去貴其所取彼自貴其神以爲先形而立者是不見於精氣爲物秀發乎神也惡斂束於理義是不見於理義者本然之德叅其本然而苟語自然也以欲爲亂其靜者不見於性之欲其本然中正動靜胥得神自寧也自孟子時以欲爲說以覺爲說紛如矣孟子正其外理義而已矣心得其常耳目百體得其順中正無邪如是之謂理義自心至於耳目百體形氣本於天故其爲德也類專以性屬之理而謂壞

於形氣是不見於理之所由名也以有欲有覺爲私者荀子之所謂性惡在是也是見於失其中正之爲私不見於得其中正且以驗形氣本於天備五行陰陽之全德非私也孟子之所謂性善也人之材質良其本然之德違焉而後不善孟子謂之放其良心謂之失其本心雖放失之餘形氣本於天備五行陰陽之全德者如物之幾糸猶可以復蘇故孟子曰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以好惡見於氣之少息猶然是以君子不罪其形氣也

答彭進士允初書

詩曰予懷明德對不大聲以色而言大學之明明德以明德對民而言皆德行行事人咸仰見如日月之懸象著明故稱之曰明德倘一事經失則有一事之掩虧其由近而遠積盛所被顯明不已故曰明明德曰明明德於天下詩之不顯不承即書之丕顯丕承古字丕通用丕大也中庸言聲名洋溢乎中國其言闇然也與日章竝言何必不欲大顯而以幽深玄遠爲至夫晝日當空何嘗有聲臭以令人知而疇不知之不可引上天之載無聲臭以言其至乎上天之載二語在詩承駿命不易言鄭箋云天之道難知也耳不聞聲音鼻不聞香臭儀淩文王之事則天下咸信而順之在中庸承化民之德言不假聲臭以與民接也又詩書中凡言天命皆以王者受命於天爲言天之命王者不已由王者仁天下不已中庸引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其取義也主於不已以見至誠無息之配天

地於穆者美天之命有德深遠也警君之於賢臣一再錫命惓惓不已美君之能任賢者豈不可歎其深遠引之者豈不可日此君之所以爲君也

與任孝廉幼植書

幼植足下承示禫祫喪服等辨奮筆加駁於孔沖遠賈公彥諸儒進而難漢之先師鄭君康成矣進而詰漢已來相傳之子夏喪服傳爲劉歆王莽傅會矣進而遂詰儀禮之經周公之制作爲歆莽之爲之矣烏呼記不云乎毋輕議禮方周官經初出未立學官馬融所謂入於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是也迄王莽時劉歆置博士永平之初杜子春季且九十能通其讀賈逵鄭衆往受業然後頗行於世俗學膚淺往往求之不可通輒肆指摘云劉歆竄入若干禮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傳之以授蕭奮蕭授孟卿孟授后蒼后授戴德戴聖慶普武帝時后氏立於學官宣帝復立大小戴氏立於學官后氏戴氏此後師師相傳絕不聞此經與歆莽相涉史絕不聞歆莽改博士之業博士失其師承也今目爲劉歆傳會者於傳則所謂小功者兄弟之服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於經則女子子爲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出降服也記曰至親以期斷試以此言旁窶之昆弟期從父昆弟大功從祖昆弟小功族昆弟總由族昆弟而上族父族祖父族曾祖父皆總由從祖昆弟而上從祖父從祖祖父皆小功此制服之易知者由從父昆弟而上世父叔父何以不大功也自至親以期斷之言上窶之父何以不期祖不大功曾祖

不小功四世祖不總也立期之節象天地則已易四時則已變凡在天地之中者莫不齊始然而孝子之心不能以已也使倍之而爲制三季之喪故曰三季以爲隆人子不隆於其親不可以爲子父在爲母期屈於至尊不敢伸其私尊而猶無不及其節也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而猶無不及其節也幼植有取於孔沖遠謂至親以期斷專爲此二者則失制禮之深意矣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之期也亦隆也不隆於祖不隆於父之昆弟不可以爲孫子總麻之加一等而小功小功之加一等而大功不可謂之隆聖人於是爲齊衰三月之服以上殺之義故減九月五月之數而三月以祖雖百世有隆無替故不敢以功總加於祖考而齊衰傳云不敢以兄弟之

服服至尊意如是康成申之曰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且喪服及會祖不及四世祖已上康成因傳文小功者兄弟之服而明之曰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總麻會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會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也高祖會祖皆有小功之裳則會孫玄孫爲之服同也又於總麻三月章曰族會祖父者會祖昆弟之親也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蓋通乎經所不言之意也然而猶未盡夫子孫之於祖考不相逮則已矣雖不相逮必不可曰有無服之祖也苟相逮皆齊衰三月其殺也者以上殺爲義其不復殺也者以有隆無替爲義道並行而不相悖夫是之謂文詩曰會孫篤之鄭箋云會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會孫禮注云於會

祖已上稱曾孫而已由是言之儀禮言曾祖卽關四世祖已上也幼植知昆弟之昆爲兄不審古人洽度之言兄弟與昆弟異義不惟儀禮他經及爾雅皆然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此傳中引傳相證明也爾雅曰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又曰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詩小雅兄弟無遠鄭箋云兄弟父之黨母之黨姻兄弟云者或專言異姓或兼同姓異姓皆舉遠不以關大功之親記曰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此惟小功已下卽於疏故可以皆在他邦及少孤相依而加等哉大功之親分當相恤其不相恤是賊其性者也小功已下而相恤斯進之也故傳有曰

子無大功之親不言小功古人立言精微若此記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或欲援此爲叔嫂有服之證則與檀弓奔喪逸禮相背戾且本篇傳文言夫之昆弟無服亦相與背戾閣百詩解之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卽夫之所爲小功服妻降一等爲總麻也服問之外兄弟指外祖父母從母在小功者是其證百詩此論精矣惜尙未告之以昆弟不言兄弟及舉遠不可關大功之親使其義益曉然也若女子子出降服此與男女異長意同以女子生而有適人之道使之異於男子豈若幼植之意必十五已後許嫁笄始別異哉服有出降或緣有適人之道而卽降以異於男子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之大功是也或既適人而後降爲衆昆弟大功是也或不敢降祖父母期會祖父母齊

衰三月是也昔儒謂降旁親不降正尊可與至親以期斷之言外親之服皆總之言小功已下爲兄弟之言合爲義例之大要惟降旁親而父沒則不降昆弟之爲父後者然後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之義明惟不降正尊而當其既嫁從夫不能二尊且降父之服而爲期舅姑亦期然後所謂父者子之天夫者妻之天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之義明聖人制爲父在爲母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是二者義之至也以幼植所深訾爲劉歆傳會者二條今姑據此疏通證明之其精微非聖人不足與於此餘皆可類推

答朱方伯書

古禮之不行於今已久雖然士君子不可不講也況冠婚喪祭之大豈可與流俗不用禮者同喪服昆弟之子期從父昆弟大功此正服也大夫爲昆弟之子爲士者大功大夫之子爲從父昆弟爲士者小功此降服也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震竊觀後人於禮之名無不從其重未嘗聞大夫及大夫之子降旁期已下之爲士者也而於禮之實幾蕩然不用與其實亾而名徒存何如古人有正有降一一各盡其實也今欲講明古禮而但從正服不從降服則是用其一不用其一竊亦以爲不可以今準古名爲期名爲大功古禮斷然爲大功及小功也小功卒哭之後卽可以取妻況越過大功除服之後乎然必父亦在小功之末方可若父在大功之末則可以冠

子嫁子不可以取婦凡言未者謂卒哭之後非謂除服之後然則既虞卒哭服雖未除可借吉明矣大功之末不可以取婦大功既除服固可取婦甚明茲斟酌古今名實兩得倘猶云失禮則據禮證之固無失倘云釁禮太過則必至是始於禮無譏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要歸於無所苟而已矣

詩比義述序

詩之比與辠比以通賦與興毛詩於樛木曰興也宜以葛藟之附樛木興福履之隨君子已耳而篇義曰后妃逮下也義取樛木下垂葛藟得上蔓爲后妃逮下衆妾得親附之比十月之交之爲直賦其事無疑也日月之行終古不變故交食一事可以驗推步之得失其有不應失在立法不失在天行使天行有變必不可以得其準無從立推步之常法矣而聖人警於天變者以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猶有薇虧人君可自謂無薇不省於虧失乎日君象月臣象日失其明甚於月喻君之薇虧甚於臣故曰亦孔之醜曰于何不臧詩詞顯以比德非語禎祥帝王之尊兢兢惟薇虧是省是以德臻上聖仁覆天下視懼以災異大小不絕遠乎篇內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毛傳曰言易位也鄭箋云君子居下小人居上之謂也亦據比義言之推而至於彔用一字在六書假借引喻以明無非比也賦者比之實也興者比之推也得比義於興不待言即賦之中復有比義

族支譜序

戴之先子姓至春秋時宋有戴武宣穆莊之族謹按宗法國君

之子所謂大夫不敢祖諸侯者故有宗道以合族屬大傳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而亦莫之宗者謂世子既嗣國爲君無母弟以爲大宗則立長庶一人爲小宗以統羣公子是爲有小宗而無大宗若有母弟立爲大宗則羣公子皆屬之不得又立長庶爲小宗是爲有大宗而無小宗若世子爲君之外公子止一人無他公子則此一人爲無宗而亦莫之宗據此考之戴公武公之子宣公此世子嗣國爲君者也宋之有戴族則戴公之羣公子從宗而合族屬焉莊穆已下族宣族則武公宣公之羣公子各從宗而合族屬焉莊穆已下亦然此與春秋傳之云孫以王父字爲氏者義殊當時以先公之謚別族後世槩稱之曰氏曰姓戴氏之稱緣於戴族顏師古注史游急就篇云戴公生公子文遂稱戴氏是也

代程虹宇爲程氏祀議

古有弟繼兄之說公羊子稱魯人傷歸父之無後使仲翬齊爲之後是也儒者不達其指謂以弟繼兄非謂爲之後者爲之子也時奉其祀不至超然廢爾史言泰伯無後繼吳者皆仲雍之後則皆泰伯之後也微子舍孫腯而立衍宋之後代祀微仲衍亦必祀微子爲始祖也

江慎修先生事略狀

易彖言往來上下者後儒謂之卦變說人人殊先生曰周易以反對爲序爻卦變當於反卦取之否反爲泰泰反爲否故曰小往大來曰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凡曰來曰下曰反者自反卦之

外卦來居內卦也曰往曰進曰升者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後儒皆言古者寓兵於農井田廢而兵農始分先生曰考之春秋時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齊三軍出之士鄉十有五公與國子高子分率之而鄙處之農不與也爲農者治田供稅不以隸於師旅也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晉之始惟一軍既而作二軍作三軍又作三行作五軍既舍二軍旋作六軍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其既增又損也益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軍盡出於農則農民固在安用屢易軍制乎隨武子曰楚國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此農不從軍之證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二孟氏取半焉以其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軍籍隸之卒隸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仍然歸之君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嘗使通國之農盡屬己哉陽虎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此又兵常近國都之證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後儒爲深衣圖考者至數十家大體相踵裳交解十二幅之譌而續衽鉤邊致滋異說先生以玉藻篇明言衽當旁則非前後之正幅也以鄭康成注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則在旁名衽者裳之裂而餘幅不交裂也續衽者裳之左旁連合其衽鉤邊者裳之右旁別用布一幅斜裁之綴於後衽之上使鉤曲而前以揜裳

際漢時謂之曲裾故康成注曰鉤邊若今曲裾也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五百六十六終

嘉應生員温心源校